

西 13

85

余聽鴻診餘集



詒  
餘  
集

蕭  
蛻  
題

心  
子  
保  
明



中華民國八年一月初版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三版發行

診餘集

全一冊

每冊定價一元 實售八折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述者 余 聽 鴻

校訂者 丁 仲 英 余 繼 鴻

版權所  
印必究

發售處 余 鴻 仁 醫 寓

上海三馬路

總代售處 千 頃 堂 書 局



# 余聽鴻先生遺像



序

予聞聽鴻先生名。自游學孟河時。厥後拜讀所註傷寒論翼及外科醫案兩書。始得窺先生所學。歲辛亥繼鴻世兄又以其先人遺著診餘集相示。以余之陋。所見醫案亦數十家。類皆羅列羣方。而略藥物重量與其劑數。卒無如先生所爲書者。反復低徊。如獲鴻寶。遂徹夜竟讀之。先生爲費公蘭泉高弟。費通百氏。學有淵源。抑予所佩羨於先生者。不僅於所學。且於其所受學。集中所載王九峰馬省三費士源賈某沙某。皆前輩中最著者。清道咸間。孟河醫學最盛。諸前輩治醫。恒窮年兀兀。刻苦自勵。以故能卓然成家。舉世稱道之。後學矜式之。今亡是矣。古之聞人。嘗不憚間關跋涉。求勝己者而師事之。昔丹溪謁羅太無。太無倨甚。數謁不見。至冒風雨拱立於其門。卒至盡得所學以歸。是故醫學者。非可閉戶造車者也。吾儕苟不能自得師。徒勞皓首耳。後之讀是集者。苟得先生所得。斯先生爲不朽矣。甲寅秋。繼鴻世兄索序於余。因就所欲言者。書而歸之。



武進後學逸山薛元超拜撰



序

吳省自明王仲光後。名醫接踵不絕。然莫盛於有清一代。非獨其山川異也。杏林諸耆宿。日以其所傳習與領悟者。告詔門徒子弟。故其業益精。而其傳益遠。荆溪聽鴻先生其一也。先生喜誦岐黃家言。所從游又皆負一時望。學遂駸駸日進。所註傷寒論翼諸書。久已流行世間。其平日臨證施治各驗方。則今所傳診餘集是也。集中內外科俱備。審確處當。無待贅言。余所尤服膺者。如關格痺痿上下脫陰陽斑數案。病情倏忽變幻。用藥前後異同。初若不可方物。終則洞中肯要。此固由於授之真。抑亦其默自領悟者。有以大過於人與。至於案中各方。或已見獨出。或師友商酌。或得之耳聞目見。無不備誌源委。此尤其取人爲善。不稍掠美之深意在矣。夫醫案之輯。貴於存真。中病與否。聽世公議。余昔嘗怪靈胎徐氏生平抨擊百家。幾於長沙而後。無足比數。而其所傳洄溪醫案。則第自述功效。而不留方藥。以示人是殆編次者之失攷與。不然。何其用心之與先生殊也。余雖不及見先生。

而交其三子繼鴻君。君既出集以相示。且屬弁言以付梓。爰承命而序之。  
民國七年戊午夏正二月清明前三日後學四明逸客鄭傳笈謹於滬上中醫專門學校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序

昔夫子以君子稱子賤。而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蓋謂士雖負異質。耽學問。然欲以其才能藝術。顯名當世。而非藉有故老之心傳。師友之指示。則其所授必不真。而其所得必不深。吾吳醫學之盛。甲於天下。而吾孟河名醫之衆。又冠於吳中。此不必遠引古事。卽證之吾友聽鴻。余君診餘集中而見矣。君資稟殊絕。又好學不倦。於靈素傷寒金匱諸書。廣搜博考。觸類旁通。所從費巢諸先生。皆吳中重望耆宿。夫以君之異質。劬學融古通今。卽使閉門造車。亦必出而合轍。況又與數大名。人君子。朝夕親炙。上下其議論。授安有不真。得安有不深。宜其出而應診。所至輒愈。起危回險。如集中諸案是也。君著傷寒論翼外證醫案。前已風行於世。此集所載。皆其平日治內外證驗案。原原本本。挈要提綱。至於某方某案之得於師友者。亦復備記始末。其不昧師門之傳授心摯矣。余與君交久。申之以婚姻。君又命子從余游。相知可謂深矣。余託迹滬上。垂三十年。亦思彙萃古今方書。與夫生平

診  
集  
治案探撫精要輯爲一編。卒以應診罕暇。荏苒未就。觀君諸書之流傳。不禁且欣而且感也。君沒於今九年。而所著書悉刊行。幼鴻兄弟可謂能繼志矣。問序於余。爲舉大要。非第誌吾吳中醫學之盛。亦以著君之於醫。其淵源固甚遠。而功效非倖致也。

民國四年歲次乙卯上巳辰姻愚弟甘仁丁澤周拜序



序

治疾如治獄然。疾之形於外者。風寒暑溼溫燥而已。疾之現於內者。腑臟經絡而已。然原其致疾之由。則或中於客感。或困於內傷。或寒熱交乘。或標本兩病。緣因繁複。狀態雜糅。不得其情。則補瀉溫涼。不能適當其宜。而病無由已。譬夫吏之治獄。所治者戶婚姦盜。所以治之者。徒流大辟。而其致罪之由。則造隙有遠近。情罪有重輕。苟不求得其情。貿卽其罪。而以刑施之。亦何以異於俗醫所爲頭痛醫頭。足痛醫足者哉。故名家之治獄也。爲之律令焉。爲之條例焉。其爲律令條例所不能賅者。則或援經術以治之。或引成案以治之。醫者之治疾也亦然。其視素問靈樞。猶名家之有律令也。其視傷寒金匱。猶名家之有條例也。若發揮經論之方書。則毗於引經治獄之爲。而所爲醫案。則名家治獄成案之類也。醫案之作。莫古於太史公書倉公傳。其於淳于意所治之病。詳病者之縣里與病形。更條其所據之法。及所以已之之狀。其詔後也。至纖悉。惜乎後之工於醫者。凡所撰述。大抵推闡



經論自詡心得。類乎倉公所列者絕少。卽近世名家醫案。如臨症指南之流。多爲門弟子之所抄撮。於受病之原起。施治之次第。收效之始末。多不完具。坐使名醫之深識微意。後之人或無由澈知。此豈啟導方來。壽人壽世之盛心哉。余素不知醫。子姓有疾。每延孟河余君聽鴻診視。余習於將護。漸亦粗窺崖略。每與君討論病源。商榷方藥。熟聞緒論。知君學有家法。深於故書。今君旣歿。哲嗣幼鴻復手君醫案示余。尋繹數回。歎其原本經術。詳其端委。以爲深有合於太史公書之方。有異於俗醫之所爲。輒舉醫案關於治疾之用。與君著書之法。有合於古者以著於篇。嫻於治疾者。倘不以余言爲河漢也夫。

時

壬子十二月衡山女士陳惠音撰命子趙彥純敬書

序

民國七年月日。友人余君。將刊行其先人聽鴻先生所著診餘集。索序於余。余讀之數過。輒廢書太息。以爲居今之世。直索解人不得。而又低徊往覆。不能去手。以爲是書殆必傳也。讓清之季年。至於今日。國人醉心歐化。雖一冠一履。亦西式是尚。醫術猶甚。中醫之治病。診脈不用時計。寒燠不用熱度表。候肺與心臟若血之運行無聽器。而藥品復取材於自然之動植礦物。不經化學提鍊也。而時下復多庸醫。文字不能作通常信札。掇拾一二成方。貿然懸壺。草菅人命。政府亦漫不禁止。聽其自生自滅。以此較之西國。彼則整齊劃一。我則荒蕪不治。凡稍稍染歐風者。咸吐棄之。以爲若此者。殆無足道。然而上海一隅。華洋雜處。中西醫同時奏技。互有短長。而中醫門庭如市者。近年乃勝昔也。彼皆運命使然歟。抑有可恃者在耶。就醫之人有保存國粹之思想。因而不顧生命歟。將其人皆冥頑不靈。頑固守舊。不足與言進化歟。抑亦有所鑑戒。曾經試驗。知中醫有可恃者在耶。社會公共

之好惡。不容以私意出入。凡歷久存在者。必其有益於人者。反是。則受天行淘汰。雖有大力者推之挽之。無補也。審是中醫而無益於人。將不可以五稔。中醫而有益於人。必有健者光大而昌明之。可拭目俟也。或曰。今之門庭如市者。類非學有根柢。彼亦掇拾一二成方。貿然懸壺。歷時稍久而已。應之曰。斯言是也。學有根柢者。如鳳毛麟爪。門庭如市者。比比皆是。然則彼所掇拾之成方。不亦大可珍歟。成方。古人之所遺也。庸醫終身由之。不知其故。有好學深思之士。從而研究其所以然。則倉公扁鵲。正非歐產。吾此言。非欲助庸醫張目。願有心人平心一衡量之也。然而盲從者。滔滔皆是。庸醫得錢。卽不復讀書。循是以往。恐西方學術。孟晉不已。而吾國醫學。終竟不祀忽諸也。天演以萬年爲一須臾。吾憂沉沉。安得不太息於解人之難索哉。科學昌明之國。學術分科至細。醫學術之難能者也。其門類乃至多。西人至以牙醫列爲專科。藥劑亦專門名家。可謂細矣。我國獨否。非不知男婦內外。途徑釐然。傷瘍祝由。派別迥異。然醫之正宗。習慣視爲儒者之餘事。人子所

當知故業醫謂之行道。所謂道者。非一行一業一科之謂。謂其事與大道相通。業此者。當富有道德心之謂也。昔孔子於衛主癰疽。是其人瘍醫而有道德者。此事蓋自古然矣。夫藝術也。而責以道德。不綦難哉。然而我國則自古如此。陽明先生良知之學。直與西方哲學分庭抗禮。而西方哲學家之文學政治私德。不必如陽明先生之兼備也。如我國人之不肖者。誠充分不肖。而我國之豪傑。則往往雄邁絕倫。此亦足以自豪者也。居今日而與醫生言道德。誠難乎其入。然而診餘集所有。則不期而與道德合者。隨在遇之。如爲貧人診病。舍己之所急。而爲侍湯藥。瘳而後已。此如何胸襟。不受診金。猶餘事也。著書立說。惟善之從。不攘善。不自私。此儒者之所難。何期於醫業中有此人也。方之古人。先生其亦傳青主之流亞歟。中國而長之汶汶則已。如其世道猶有昌明之日。必有人提倡道德。取古之人之可法者。崇拜之以爲後進表率。而謂如先生之爲人。診餘集之爲書。乃不傳耶。吾非阿好於先生。生平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特於丙午年道出常熟。於稠人廣

座中儻遇之耳。特有慨於世道人心。與夫近日醫道之江河日下。故於余君索序而拉雜書之。

後學武進鄭兆蘭謹序



序

余外舅聽鴻先生爲醫數十年。有等身著作。本編獨未刊。中所有者。雖寥寥短章。殆集衆長。所謂取諸人以爲善者也。人言先生操業。不斷之於報酬。以爲藹然在者。不知以術濟人。其範圍猶狹。著書立說。使後之學者。知所折衷。其爲仁乃大也。

元彥

丁年荒嬉。虛糜歲月。不獲負劍辟咡。親承教誨。今者謬膺診務。閱歷略廣。而

所學乃益形不足。獨居深念。輒凜虎尾春冰之懼。而先生則已爲古人。僅得於遺編尋繹緒餘。不及親炙。是可憾也。家大人嘗詔

元彥

曰。汝曹不知爲學之甘苦。以

有蔭庇也。吾與汝岳皆以亂離之餘。憂憂獨造。憂患人事。百端紛集。而卒底於成。然自古之有成者。罔不如此。不獨醫道爲然。而蒙蔭庇者。輒終身不聞道。可知蔭庇之不足恃也。退而自維。彌復自疚。而於外舅之爲人。乃低徊往復。不能去懷。不與於其書。珍惜有加也。內兄繼鴻將以付梓。余亟慙慙之。固欲以永吾外舅之手澤。而亦願使天下人共見之。書之傳否。所謂文章公器。非戚族阿好。所能左右。惟

